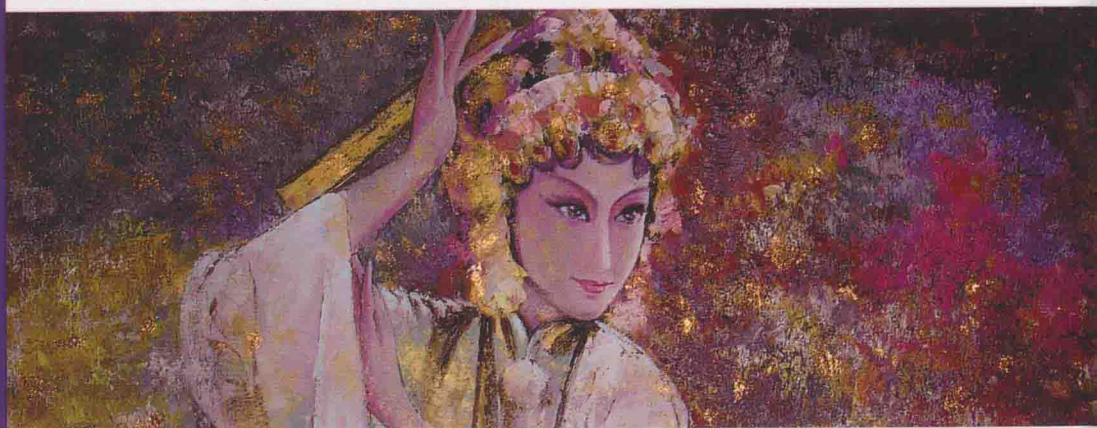


国家重点学科戏剧戏曲学丛书

海上兰苑

刘庆 朱锦华 主编



The Blooming Flower
of Shanghai Kunqu

上海遠東出版社

国家重点学科戏曲

海上兰苑

刘庆 朱锦华 主编

The Blooming Flower
of Shanghai Kunqu



 上海远东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上兰苑/刘庆,朱锦华主编.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2.7

(国家重点学科戏剧戏曲学丛书)

ISBN 978-7-5476-0628-5

I. ①海… II. ①刘…②朱… III. ①昆剧—艺术家—介绍 IV. ①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50003 号

总策划:叶长海

责任编辑:徐婧华

封面设计:施 筠

国家重点学科戏剧戏曲学丛书

海上兰苑

主编:刘 庆 朱锦华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邮编:200336

网址:www.ydbook.com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版: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

装订: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

版次: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1000 1/16

字数:326 千字

印张:18.75 插页 1

ISBN 978-7-5476-0628-5/J·62 定价:4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021-62347733-8555

敬礼！当年“昆大班”的同学们（代序）

刘厚生

给我们上的第一课就是要看老师们演出昆剧。

第一出戏开始了，只见打扮得花花绿绿的，一个是小姐，一个是丫头，又是梳头，又是照镜子，拿着扇子跑来跑去，别的什么也没有看懂，后来才知道这出戏就是昆曲鼎鼎有名的《游园》。第二出戏叫《断桥》，这个故事我完全不知道，只见一个又瘦又高穿一身白衣服白裙子的和一个又矮又胖穿一身蓝衣服蓝裤子的叫小青的，他们一出来大家就开始笑了。因为一看就知道他们是男的装扮女的，尤其是白娘子肚子疼起来的样子很可笑，台上白娘子叫一声“噢哟！”台下也跟着叫“噢哟！”一边叫一边笑。后来又有一个胖胖的叫许仙的出场了，他们三个在台上追赶，锣鼓越敲越响，我们坐在台下更是肆无忌惮地放声大笑了……

这是谁如此无礼？原来是一群男女娃儿——以上是从岳美缙所著《我——一个孤单的女小生》这本精彩的小书中摘引的一段，写的是华东戏曲学院昆曲演员训练班 1954 年招收的第一班（后来习称“昆大班”）的 60 个学生，在开学前第一次看他们的老师演出昆剧的情景。这些十一二岁的调皮小鬼对昆剧两眼一抹黑，全不懂得戏，更不认识给他们演出的是昆剧名家朱传茗、张传芳和沈传芷，竟然如此肆无忌惮地放声大笑。

然而不过八年，当他们 1961 年从上海市戏曲学校昆剧班毕业时，这群娃娃都已如龙似虎，如花似玉，卓然成长为昆剧的一代新人。他们之中，涌现出蔡正仁、计镇华、张铭荣、方洋、刘异龙、顾兆琪、顾兆琳、华文漪、梁谷音、岳美缙、张洵澎、王芝泉、王君惠、蔡瑶铣等一批响当当的人才。国家把他们视如掌上明珠，他们刚一毕业，就与同时毕业的京剧班同学（其中有李炳淑、杨春霞、孙花满等等）组成上海青年京昆剧团。在建团前夕，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市长还看了他们的演出。建团后，他们在上海、香港、广州及江苏和安徽的几个城市连续公演，走到哪里轰动到

哪里。平均年龄 20 岁的小青年们真像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光芒四射，朝气蓬勃，心中充满了理想。

然而，青年们从事的是古老的昆剧艺术，似乎命定要走曲折坎坷之路。

小青年的老师们，特别是“传”字辈老师乃至俞振飞校长，原都是在昆剧衰败过程中煎熬过来的。因此，他们都竭尽全力来培教这批可爱的学生，学生们也知道师长们的苦心，勤奋用功，学有所成。他们谁也不会想到，就在他们毕业后获得开门红，上演了名剧《墙头马上》、《白罗衫》和许多折子戏，羽毛日益丰满，艺术日渐升腾之时，却迎头来了如磐石压顶的“文化大革命”，把他们——不只他们，还有还没毕业的“昆小班”（其中有张静娴、陈同申等），以及北京、江苏、浙江等地的昆剧院团，一闷棍打了个彻底粉碎。因为江青 1965 年在上海公然口吐秽言，“可以不要昆剧了，昆剧演员都改唱京剧”，这批昆剧青年尖子一下子掉到黑暗深渊，荒废了最光彩的艺术青春达十年之久。岳美缇那时就想：“我决心丢弃十多年学的一切，争取下半辈子做工人。”他们热爱昆剧，但是昆剧被打死了。

粉碎“四人帮”后，扫尽阴霾，局面又复大变。1978 年，上海昆剧团（以下简称“上昆”）重建，“昆大班”、“昆小班”的学生们争相归队，十几个尖子没有一人退缩，没有一人改行，一个不少地重新聚首，迎接昆剧新的春天。这时他们都是三十七八岁的大青年了。从那时起，上昆恢复了大量老戏，新排了《蔡文姬》、《牡丹亭》、《钗头凤》、《血手记》，一直到近年的《班昭》等一系列优秀新剧目；他们多次巡回各地，亮相港台，留香海外，把优美儒雅的昆剧散播到世界。昆剧局面确实像雨过天晴那样开朗明丽，令人兴奋。

然而，还是不能那么天真乐观，虽然他们走到哪里都留下缕缕昆兰之香，他们艺术上已日臻成熟。1985 年，梁谷音首先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1986 年，蔡正仁、华文漪、计镇华、岳美缇、王芝泉一团五人同获梅花奖，为空前绝后的盛况。但是，就昆剧全局来说，精彩的老折子戏演得越来越少了，新戏越来越少了，优秀的昆剧作家越来越老了，观众也大都老得走不动了，愿意投考昆剧苦干一生的少年和他们的家长越来越少了。昆剧将走向何处？每个昆剧院团及其将士都在强颜欢笑，忧心忡忡。

1984 年夏，已近中年的蔡正仁、华文漪、秦锐生等去北京办事，有人向他们建议：由俞振飞出面，上书党中央，求得党中央的重视和支持。蔡、华等回沪后，就成立了以俞振飞为首的起草小组，此信约两千字，于 9 月 18 日完稿，由岳美缇誊写，俞振飞在信后附有两行小字：“因患白内障，写小字有困难，故嘱学生岳美缇代书，敬希鉴谅。”信封则由俞振飞亲笔书写。此信开头写了昆剧面临的困境，接

着提出了六点建议和请求（参见唐葆祥著《俞振飞传》）。很快，这封信得到了胡耀邦同志批示；不久，文化部建立了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昆指委”），请俞老担任主任。昆剧界得到中央支持，兴奋无比，一片欢腾。“昆指委”做了大量抢救工作，上海戏校也于1988年招收了第三届昆剧班学生。这时“传”字辈老师仅存几人，已无力授教，于是“昆大班”的张洵澎、王英姿、王芝泉、蔡正仁、岳美缇等，都成了专职或兼职的老师。他们已是四十开外的中年人，成熟了，干劲也更足了。

然而，没有几年，人亡政息，主持“昆指委”工作的俞琳猝逝，俞振飞过世，领导换届，昆剧重又冷寂下来。昆剧需要振兴，这个负责指导昆剧振兴的委员会本身先要振兴才行。于是，改组“昆指委”，举办两年一届的昆剧节，出昆剧剧本集，为昆剧老艺人颁奖，筹建昆剧博物馆等等措施出台，又在推动这古老的昆剧蹒跚前行。但是，昆剧之舟还在风浪中摇晃，各团培养的新人流失严重，问题仍然成堆。幸喜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昆剧列入第一批“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确定了昆剧的国际文化地位。最近，我们又得知高层领导对昆剧的重视和爱护，昆剧前景又亮了起来，形势令人振奋。

但是，昆剧的路当然还不会直线上升。现在已经进入舞台中心的张军、沈昶丽、谷好好、吴双等昆剧第三班的青年仍然任重道远，要继承“昆大班”、“昆小班”前辈的衣钵，在艰苦寂寞中拼搏奋进。因为无论上下左右给予多大助力，昆剧的主体只能是昆剧工作者自己。

“昆大班”的娃娃们经历了50年曲折坎坷的登山之路，他们已在艰难磨练中成为载入昆剧史的表演艺术家，创造了各自的艺术风华；转眼之间，他们有的已经退休，有的即将退休，有的超期服役，都已是六十出头的小老年了。我比他们痴长几岁，基本上是同时代成长的，而且参与过他们的某些活动，算得上是50年的老朋友。今年是上海市戏曲学校建校50周年，岁月悠悠，这50年是值得纪念的，我实在应该说些心里的话。

上面我已说了不少，主要是向读者介绍这些昆剧老青年。这里我还要说这些老青年，你们是当代中国昆剧史的见证者，也是昆剧史的创造者，是昆剧的战士、工人，是传统昆剧的继承人，是新昆剧的实验者。更直率地说，你们就是当代昆剧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当然，在你们，必定会感谢党和政府——像周总理、陈老总、叶帅等是何等爱护你们，会感谢俞振飞校长、周玘璋校长、“传”字辈和所有老师的无私哺育，会感谢剧作家、导演（如郑拾风、杨村彬）和所有合作过的同志，也会感谢那为数不多的铁杆观众。这是应该的。但是，在舞台上表演和伴奏的终究是你们，创造一个个光亮的昆剧人物形象的是你们，演出实验新戏的是你们，受到国内

外老少观众鼓掌欢呼的是你们，让后辈人、外国人懂得什么是昆剧的还是你们。当年，“传”字辈老师延续了南方昆剧四五十年的生命，如今你们传承前辈，又延续了昆剧最少五六十年的生命，中国戏曲舞台因你们大放光彩，优秀的民族文化因你们而得到发扬。而你们甘于清贫寂寞，50年不懈怠不改行，力争上游，永远紧紧地抱住挚爱的昆剧母亲。因此，我深深地、从心底里感谢你们——当年“昆大班”的娃娃们。我以为，凡是热爱我们民族文化的人，都应该感谢你们。向你们敬礼！

50年值得纪念，但50年决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我热切希望你们，无论是退休的、在岗的、国内的、海外的，一方面应力争继续在舞台上、在戏校中、在曲社里、在社会各种场合活跃奔走；另一方面，要充分运用你们宝贵的艺术经验和深厚的文化修养，著文写书，像梁谷音的《雨丝风片》、岳美缇的《我——一个孤单的女小生》那样的回忆录也好，艺术评论也好，昆剧史论更好。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昆剧发展跌宕起伏，教训很多，今天是必须总结的时候，而你们是最恰当的承担者，当仁不让，义不容辞，这是你们的历史重任，因为你们是中国培养出来的由丑小鸭长成美天鹅的第一代昆剧艺术家。

你们想必记得，1961年到1962年，俞老率领你们去香港演出时已是60岁，同你们现在年龄差不多。而由那时到他92岁逝世，他又为昆剧受了多少苦，做了多少令人难忘的事，你们能安心休息吗？

你们应当背得出俞老1982年题赠上海昆剧团、也就是你们的一首《减字木兰花》：“行云回雪，几度沧桑歌未歇。大好河山，碧管红牙海宇宽。盛时新响，应喜后来居我上。老健还加，愿作春泥更护花。”

记住，“老健还加，愿作春泥更护花”。

2004年5月

目 录

敬礼！当年“昆大班”的同学们(代序) 刘厚生 / 1

上编 魂牵昆曲五十年

三生石上昆曲梦——蔡正仁印象 刘 庆 / 3

似水流年——记岳美缙 张 静 / 20

“昆剧第一老生”计镇华 王燕飞 / 41

张洵澎的世界 王燕飞 刘 庆 / 61

梁谷音的艺术人生 姚旭峰 / 80

激情燃烧的岁月——记王芝泉 张 欣 / 100

却噪竞之心，涉希静之途——方洋的花脸人生 彭毅文 / 122

“江南名丑”刘异龙 刘政宏 / 140

路漫漫其修远兮——记张铭荣 张 欣 / 151

下编 昆曲摭忆

一曲【江儿水】 真情万载随 / 175

鸂鶒和秋雁(燕) 老腔老调老身段 / 178

一次终身受益的“兴师问罪” / 181

王芝泉戏出《挡马》 / 184

醉打山门 细磨六句 / 187

吴侬软语尽入戏 昆曲评弹开并蒂 / 191

艺高胆大夜盗甲 / 195

烂柯山下收覆水 / 199

寻秦湖楼处 情有独钟 / 203

“转身”，惊梦依然 / 207

2 海上兰苑

界牌关前盘肠战 / 211

严尚书搜山拿皇帝,程翰林打车救大师 / 215

一丝不苟 感念俞老 / 219

秦琼三挡出潼关 / 222

好似春泥育兰花 / 226

美中求契 虚实相依 / 230

“打下手”,亦荣耀 / 234

“百家”授业 老旦“有戏” / 238

被人遗忘的角落 / 242

一台无二戏 绿叶似红花 / 246

附录 昆曲人才培养研讨会纪要 / 251

后记 / 289

上编

魂牵昆曲五十年

三生石上昆曲梦

蔡正仁印象

刘 庆

从乡下小镇来的孩子

江南有许多水乡小镇，如今都成了游人如织的旅游景点，浙江省吴兴县的南浔是其中的一个。1941年7月2日（农历六月初八），蔡正仁就出生在这里。在他三个月大时，蔡家搬到南浔的近邻江苏省吴江县的震泽，震泽与南浔相距八九公里，属于江浙两省交界。因此，蔡正仁很小的时候便经常“跨省旅游”。在震泽，蔡正仁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震泽当时只有一万多人口，却经常有剧团到小镇上来演出，来得最多的是越剧团。那时当地流行的还有京剧、锡剧和滑稽戏，却没有昆曲。蔡正仁的父亲是一个喜欢唱京剧的票友，意兴所至，还曾经登台串演过《借东风》。父亲喜欢看戏，只要有演出，便常常带着孩子们一起去看，这使得蔡正仁很早便有机会接触到了戏曲。蔡正仁在家里是个孩子王，放学一回家，就领着弟妹和邻居孩子们一起玩，还经常模仿戏里的情景自编自导自演一番，戏装不过是父亲穿过的一件旧浴袍。

为了维持家计，父亲和伯父等几个人合伙开了一家浴室，这也是小镇上唯一的一家浴室。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因此被定为小业主，到了“文革”，他又被划成了资本家



蔡正仁

(按当时的惯例,开了店,雇佣了工人,自然就是资本家)。不幸的是,蔡正仁的外婆,住在离震泽有18里地的太湖边上的一个农村,也被定为小地主。这样一来,蔡正仁的家庭成分就有了很大的问题,并给他以后的生活带来了浓重的阴影。1953年,蔡正仁从震泽藕河坊小学毕业,他的成绩在班里算是中上的水平。当地有个震泽中学(现江苏省重点中学),蔡正仁去参加中考,没有考取,一些成绩比他差的小学同班同学却都考取了,后来他才明白,是自己的家庭成分不好。或许是命运使然,正因为他没有考取中学,才会去上海报考昆曲演员训练班,否则他现在也许就走上另外一条道路了。

由于考学未果,从1953年8月一直到12月,蔡正仁在家里闲坐了近半年。一天,《解放日报》上刊登的一则广告引起了他父母的注意:华东戏曲研究院昆曲演员训练班招生。蔡家有九个孩子,蔡正仁是老大,他还有一个妹妹和七个弟弟,家累很重,几张小嘴在张着等饭吃。虽说父亲开了个浴室,但收入很微薄,每个月只有二十多块钱的进项,而且一有“运动”,父亲便成了受批判的对象,加之母亲没有工作,要养活家里这么多人,确实困难。为此,蔡正仁的两个弟弟很小就被送给别人抚养了。蔡正仁还记得,每次家里一到开饭,哪怕是吃稀饭,总是一抢而空,他父亲这时还打趣说:“瞧瞧,一群‘蝗虫’来了。”实际上,父母常常为沉重的家庭负担而愁眉紧锁。那时,蔡正仁整日在家里无事可做,心绪也很苦闷,加之他又是长子,这更让父母感到担忧。所以,这则招生广告对蔡正仁父母来说有很深的吸引力,因为一旦考取,成为昆曲演员训练班的学员,不仅学费全免,而且吃住都由国家来承担。此外,父亲也知道蔡正仁喜欢戏,让他去学戏不失为一条出路。只不过人家招收的是昆曲学员,这让父亲很遗憾。父亲小时候看过昆曲,可是到这时昆曲已经难觅踪影了,由于昆曲的观众越来越少,不被人所知,再加上自己喜欢京剧,因此父亲更希望儿子能去学京剧。当时父亲叹了一口气,说:“哎,可惜招的是昆曲,要是学京剧,你去考倒挺好。”蔡正仁一听学戏,觉得颇有兴趣,问道:“什么是昆曲?它和申曲(沪剧)有什么区别?它是穿短装的,还是穿龙袍的?”申曲演的多是现代题材,蔡正仁不太喜欢,他喜欢看舞台上穿龙袍的那种,觉得那样才叫神气。父亲告诉他,是穿龙袍的,和京剧差不多,不过唱的是昆曲。蔡正仁还想再问,父亲却不再作声了。

经父亲这么一提,对戏曲充满好奇的蔡正仁被打动了。他一直琢磨着这件事,灵机一动,他想:“干脆,我给舅舅写封信问问。”当时,蔡正仁有两个舅舅在上海工作,他便写了一封信给大舅舅,请他帮忙拿一份招生简章,顺便了解一下情况。平时母亲给舅舅写信,难得有回信,可这次舅舅很快就回了信。蔡正仁的父

母很奇怪,不知舅舅怎么忽然来了信?打开一看才明白,舅舅在信里说:“我亲自跑到华山路1448号考点去咨询过,拿了招生简章。正仁如果有兴趣,就来试试吧。”信中的语气似乎是挺鼓励的,这样,父母便也动了心。只是做母亲的还是有些舍不得,她知道学戏很苦,不忍心让孩子孤苦伶仃、远离家乡去受这个罪,可是鉴于家里当时的窘迫情况,她也无可奈何。一家人商量下来,很快便决定让他去应考。

当时蔡正仁只有12岁,一直住在乡下的小镇上,他觉得能去上海就很了不起,即便考不取,也算到上海玩一次,这多好。正巧有个邻居要到上海转乘火车去西安,父母便拜托邻居带他去。那天天刚蒙蒙亮,镇上的人们大多还在睡梦里,蔡正仁就从家里出发了。他们早上6点乘上小火轮,9点到嘉兴,等到下午1点钟才有火车,又在铁轨上晃荡了三个半小时,下午5点钟才到上海。120多公里的路程,他们走了将近一天。

到了上海后,蔡正仁住在复兴中路、襄阳路口附近的大舅舅家里。第一次报名时是舅舅陪他去的,可舅舅也要上班,便对蔡正仁说:“以后你叫辆三轮车,2角钱就可以到了,自己去吧。”所以考试的时候,别的孩子都有父母带着去,蔡正仁只是一个人。可能因为从小有过自编自导自演的经验,初试上考场,他倒一点都不紧张。老师要他唱一首歌,他便唱了一首描写解放军如何建设青藏公路的《二郎山》,音调高亢。当时,辛清华老师用二胡给他伴奏,唱到一半,调门太高,弦断了。辛老师很惊讶,说:“嘿!这个小家伙蛮厉害嘛!”老师们为此对他的印象很深。

当时报名、考试和发榜都在戏校旧址华山路1448号,初试发榜那天,蔡正仁已然做好了被淘汰的思想准备。几天下来,他也见到了不少考生,与他这样乡下来的孩子相比,上海本地的孩子活泼得多,而他只是一个傻小子,看见人也不敢说话。况且当时有上千人报名,初试只录取120个。蔡正仁心里七上八下,他跑到大红榜前,心慌意乱地浏览了一遍,一看没有蔡正仁三个字,心里就凉了一大半。他尽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从上到下又再看一遍。这一次确实看到好几个姓蔡的,可是还是没有他的名字,他不免很是垂头丧气,对自己说:“走吧。”可是走到大门口,他又心存不甘,便再回来看。第三次,他一个名字挨着一个名字地仔细辨认,竟然看见了“蔡正仁”三个字!他的名字是在红榜的中间!他一下子觉得热血沸腾。“别是同姓的啊”,他心里嘀咕,“那可就空欢喜一场了”。他急忙拿准考证来对,的确就是他。他的心里充满了希望和喜悦:终于可以参加复试了。回到家里,一家人都为他高兴,舅舅吸着纸烟,点头说:“嗯,几千个人考试,你能考到120名中间也不容易了。”

蔡正仁小时候很喜欢看连环画,除了喜欢它的故事外,也因为它有丰富多彩的形象。当时,上海的每条弄堂口都有出借小人书的书摊。在初试和复试中间有十几天的空闲,他就整天坐在舅舅家弄堂口的书摊上看小人书,一分钱看一本。渐渐地,附近的小人书摊他都看遍了。看完小人书,蔡正仁便到处闲逛。有一天,他兴致勃勃地走到了外滩,居然还能寻着路再走回来。

过了一个星期,复试通知终于来了。复试的科目也很多,出乎蔡正仁意料的是,除了唱歌,竟然还要跳舞。上海的小孩很活泼,他却什么舞都不会跳,他理直气壮地跟老师说:“我们学校没有教过舞蹈。”老师很奇怪,问:“那你会不会跳秧歌舞?”秧歌舞他也不会,但总算是见过,便依样画葫芦地模仿着跳了一段。复试是两个人中取一个,最后一共录取了60个学生,蔡正仁是其中之一。

“我原来最不喜欢小生”

蔡正仁小时候看戏,最不喜欢的是小生,特别是京剧小生,觉得他的腔调有点“阴阳怪气”的。越剧小生因为是女角来演,他倒不反感。这大概与当时到他们小镇上来演出的剧团的水平也有关系,好的小生他还没有见到过。入学以后,老师问他喜欢什么行当,他毫不犹豫地:“老生。”这样,他最初进的是老生组。在进入昆曲演员训练班的头半年里,每个男生都要学演两个角色,一个是唐明皇,一个是高力士,学的戏是《长生殿》中的《定情赐盒》。这出戏有同唱曲子,群唱也很多,男女学生都可以有戏。第一个学期结束时,蔡正仁考试的成绩很不理想,那时是5分制,唐明皇他考了3分,勉强及格;高力士只考2分,不及格。如果唐明皇也是2分的话,他就属于甄别对象了。

第二个学期,他进入了小生组。蔡正仁对小生态度的变化主要是受到俞振飞先生的影响。1955年,俞振飞先生从香港回来,在北京和梅兰芳拍完电影《断桥》后返沪,当时还没有明确要他担任戏校的校长。俞先生听说上海有一批昆曲学生,很高兴,便来看他们。那时的学习条件很艰苦,学校搭起了一个大草棚,学生平日练功就在那里。俞先生就在这样一个很是简陋的小舞台上,和朱传茗先生合演了一出《评雪辨踪》。蔡正仁如今闭起眼睛,老师们当时生动鲜活的舞台形象还历历在目。看了这个戏以后,蔡正仁对小生的态度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俞先生的表演把他紧紧地吸引住了,他越看越喜欢,他想:“呀,这个小生演得多好,小生如果都这样,我倒是愿意学。”当时学校里有好多人学小生,但老师还想再多挑几个

看看，便问大家：“还有谁能来学小生？”班上的一些女同学在一旁起哄，说：“蔡正仁可以。”老师就让他到小生组来试试。由于这时他对小生的看法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所以对老师的安排没有什么异议，否则他还是死也不肯去学的。

有一个戏让蔡正仁最终确定了小生的戏路，那就是《断桥》。学了《断桥》后，老师、同学们一看，都说许仙就是他。从此，他正式进入了小生行。当时因为刚学戏不久，由老生改为小生，在技术上没有太大的困难，但是他进学校第二年就开始“倒嗓”，这使他非常苦闷。有好几个学期，他在专业上始终处于一种摇摆不定的状态，还曾经到武生组学习过。因为“倒嗓”，老师们也吃不准他的专业方向是什么，后来嗓子慢慢恢复后，老师觉得他还是学小生最合适。

在学校里，绝大部分同学来自上海，这些同学不仅视野开阔，“撒得开”，很大方，而且多才多艺，还有好几个女同学越剧也唱得非常好。与他们相比，蔡正仁就有些相形见绌了。虽说他小时候带着弟妹们自编自演过节目，但那多是自娱自乐，胡乱弄的，没有什么章法可言，真要表演节目还上不了台面，所以他处处觉得上海的同学要高人一等。这种自卑感在蔡正仁的学生时期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来才慢慢淡薄了。由于来自乡下的同学很少，所以他常常感觉很孤单。特别是到了周末放假，别人都回家了，只有他们几个人留在学校，枯坐在冷冷清清的宿舍里，更觉得凄凉。虽然也可到舅舅家去，但要回自己家却只能等到放寒暑假的时候。因为家里经济条件困难，所以父母也很少有机会来看他。只是1958年“大炼钢铁”，在劳动时，他的左眼被铁片打伤，接到学校的通知后，父母才赶到上海的医院来看他。

当时，他们在上钢三厂劳动，出事那天下着雷阵雨，雨势很大，天黑沉沉的。在劳动时，一块小铁片飞溅出来，击中了蔡正仁的左眼。两位同学从浦东坐轮渡把他送到附近的第九人民医院，连夜就开了刀。第一次手术做了两三个小时，却没有能把铁片取出来，手术失败了。蔡正仁那时只有17岁，从来都没有住过医院动过手术，他还很好奇，躺在医院整洁的病床上，觉得一切都很新鲜。医院打算给他做第二次手术，学校对此很是担心，问院方：“有没有把握？”医院说这很难讲。学校便不同意再做，坚持要把蔡正仁转到更好一点的医院。此事惊动了当时上海市的领导，他们也很重视。经过多方联系，蔡正仁被送至广慈医院（现瑞金医院）。当时广慈医院的眼科主任叫聂传贤，曾在德国留学。当天夜里，聂医生就给蔡正仁做了手术，取出了铁片。这次手术相当成功，但蔡正仁的眼球已经有点变形，视力也因此大大减退，好在他这个演员总算是保住了。

经过这样一次严重的事故，到今天还能在舞台上演戏，这让蔡正仁一直感到

很幸运。当时，他在学校各方面表现较好，还长期担任了班主任，老师们都很喜欢他。出事的那一年，他的嗓子基本上恢复了，业务上也开始渐渐崭露头角，老师们对他都寄予希望。当听说他的眼球可能要摘掉，许多老师都失声痛哭。手术成功后，为了感谢广慈医院，学校还专门排了一个小戏《重见光明》到医院去做慰问演出，主角就是蔡正仁，演他自己，同时他们还带去了全本的《拜月亭》。

“大炼钢铁”是群众运动，学生们都要参加，但学校对他们平时的练功、排戏和学习抓得还是很紧。学校里文化课安排得也比较多，有历史、语文、物理和数学。昆曲本身的唱词都是很好的语文教材，蔡正仁对语文很感兴趣，所以特别喜欢读昆曲的剧本。对他来说，读这些剧本是一种文学上的享受。长期阅读的熏陶使他受益匪浅，文化学习对他的演出生涯也大有裨益。蔡正仁觉得，一个演员如果没有一个比较深厚的文学基础，如果对一个人物不理解，要想演好一个戏是很困难的；特别是要演老师没教过的新戏，需要你创造一个人物的时候，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

蔡正仁从事昆曲事业 50 年，一个难得的机遇就是他遇见了俞振飞先生。其实，他学习昆曲的启蒙老师并不是俞先生，而是沈传芷先生。沈先生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昆曲艺术家，不过他身形矮胖，在台上的形象不如俞先生那样一表人才，所以他演出比较少，一直都是在教学生。沈传芷先生出身于昆曲世家，有很深厚的家学渊源，他父亲是大名鼎鼎的沈月泉先生（学生们都尊称他为“昆曲大先生”）。他戏路广，不仅会小生，还会旦角，而且演得都非常出色，这是极不简单的。蔡正仁跟沈先生学戏，开蒙开得好，基础打得很深厚，这使他受益良多。直到“文革”沈先生去世前，蔡正仁仍然经常去拜访他，向他请教，一直得到他的谆谆教导。

俞先生对蔡正仁一生的舞台实践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蔡正仁从沈先生那里学到的东西，在俞先生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工和完善。俞先生有着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他把非常宝贵的舞台心得教给了蔡正仁。如果老师只是教学，而学生看不到老师的演出，那会是一个严重的缺憾。沈先生的演出比较少，蔡正仁看不到舞台上的沈先生，只能看到课堂上的沈先生。传承昆曲艺术有几个重要阶段，第一是先学会，第二必须看会，第三必须演会。看了老师的演出，学生还需要自己上台去演才行。蔡正仁先跟沈先生学，然后看俞先生的演出，再自己去演，老师们在台下看，再给他提意见。通过课堂和舞台两方面的相互印证，学到的技艺就比较扎实，提高也快。

蔡正仁有幸遇到了这样优秀的老师，给了他莫大的帮助。他的演唱一开始是模仿老师的。俞先生天生有一条好嗓子，声音非常好听，这为蔡正仁提供了